

般若之舟—念佛求生淨土

早化淨土青蓮（一） 劉素雲老師主講 （第八集）

2012/6/21 香港如心海景酒店 檔名：56-125-0008

尊敬的各位法師，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早晨好，阿彌陀佛。在沒講課之前，我想有個小小的建議，這幾天我發現我們的攝影師特別辛苦，從早到晚得跟著，然後機器有時候還得扛著，聽說那個機器是很重的。所以我想在此建議大家，用熱烈的掌聲對我們的攝影師表示感謝。攝影師給我們錄像以後，還要製作光碟，去剪接，所以後面的工作量還是很大的。因此當以後你手裡拿到光碟的時候，也不要忘了給我們的攝影師迴迴向，祝他們去西方極樂世界見阿彌陀佛。

我們在這裡五天的法會時間，今天是最後一天，這一節課是我的最後一節課，是這次法會的最後一節課，應該這樣說，以後還會有機會見面的。今天翠明老師又說了這麼一段，希望大家能聽得進去，有些個所謂的小事情實際它也不是小事情，這些個靈性的生命或者是我們身邊的一些小動物牠們也是很有靈性的。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我在哈爾濱漢水路住的時候，每天我去紅博那繞佛，早晨三點鐘過去繞佛，後來我不告訴大家嗎？繞佛的隊伍愈來愈大，到我離開哈爾濱的時候，我們的繞佛隊伍已經增加到三百人，就是整個隊伍是首尾相接的。有些老菩薩們都是早晨兩點多鐘從家打車到紅博廣場去。還有的老菩薩因為家裡生活條件不是太好，每天拿十一塊錢，十塊錢是打車的，因為太早沒有公共車，這十塊錢夠打到哪段，那個字跳到了，老菩薩就在哪下車，剩下的路再走過去。那一塊錢是繞佛完了，有公共車了，她再坐車返回去，就是這樣。所以都令我特別感動。因為那個十一塊錢來繞佛的那個老菩薩，她原

來是腦中風，嘴斜眼歪，後來她去繞佛，繞了半個月左右以後她就愈來愈好，嘴也不歪了，眼也不斜了，行動也方便了，愈繞愈高興。因此老菩薩後來給我們表演，我們給她起個外號叫小企鵝，因為她給我們跳小企鵝舞，你看七十多歲老人家了，像孩子一樣。

這是人，再說這些小動物。有一天我去繞佛的時候，因為三點鐘，那個天還是黑的，冬天，我走到一半路的時候，我大約得走十四、五分鐘，從我家走到紅博廣場，我走走走，怎麼覺得腳背上好像有一隻腳，右腳沉，我低頭一看，一隻小老鼠在我右腳背上趴著。你說我這走道牠啥時候趴上去的我也不知道，我就覺得沉呼呼的，我低頭一看，小老鼠擱那趴著。我說小老鼠菩薩，你是不是餓了？從明天開始我給你帶吃的。所以從那以後第二天，我就開始每天早上繞佛的時候，我兜裡揣點好吃的東西，饅頭，什麼包子之類的，然後我走到那，我就固定一個位置，我告訴牠，每天我就給你放這，你出來吃。我想靈不靈，牠能不能出來吃？我繞完佛回來那地方一看，所有的東西都吃光。每天早晨我去放，每天我繞完佛回來牠都吃掉了。所以就像類似這樣的事，可能平時我們都不太在意。

過去我最怕老鼠，我是怕兩種東西，一我怕蟲子，二我怕老鼠。我記得那時候上學的時候不是消滅四害嗎？老鼠其中之一，學生必須得交任務，那時候交任務交什麼？交老鼠的尾巴。你一個老鼠尾巴證明你抓到一隻老鼠了，就是這樣。所以我們班同學分成若干個組去抓老鼠。我和兩個男同學一組，他給我的任務是，給我一個棍，他們把那個老鼠轟出來以後讓我打。我說我不敢。說那給妳個棍，妳去撬那個糧食，那個地，糧食割了以後，不擱地上放著嗎？老鼠就在糧食那個堆底下。他說妳拿棍往下撬，這老鼠跑出來我們打。實際這個我也不敢。但是三個人各有分工，妳總得擔當一個

，那我說我還是拿棍在外面等著。他們把這老鼠，因為那個壟地，那個地不是有壟溝、有壟台嗎？他們把老鼠這一撬出來，往往那老鼠牠順著壟溝跑。結果一看老鼠出來了，老鼠沒跑，我先跑了，我拿著棍跑著，這老鼠就跟我後面跟著我跑。第二天，我說我不拿棍，我去撬，結果我一撬，那老鼠一出來，我一看老鼠一露頭，我又先跑了。後來我們這兩個男同學，我記得一個是勞動委員，就說，跟誰分一組都好，就跟妳分一組咋這麼倒楣，啥事也不能幫忙。這是一次，這是老鼠。

那時候還消滅麻雀，麻雀也是四害之一，我們半夜三更的可能是走二十多里路到農村去掏那個麻雀窩。那個小麻雀可小了，還不會飛，我們就給牠掏回來。我們同學（班長）給我的任務是，讓我把這麻雀拿到家裡，第二天上學再拿到學校好交任務去。那個小麻雀太可憐了，也養不活。那個大一點的麻雀拿回家以後我就那麼放著。第二天早晨我上學之前我就跟我爸爸媽媽說，我說這個麻雀我不想拿去交任務。我爸爸說，那妳想怎麼辦？我說把牠放了。爸爸說放了。我就把這個麻雀放了。半夜三更跑了二、三十里路掏回來的麻雀，第二天等著我拿去交任務，結果到學校一問，麻雀呢？我說飛了，飛了。所以我們班的麻雀任務，就是最起碼我們這個組很難完成，後來他們發現了，說怎麼這麻雀一到妳那就飛了？我說那沒管好，牠就飛了。就這樣，所以現在回過頭來再看過去這些事情，可能這就是一種善根的體現。那時我從小到大我沒殺過東西，甚至那個蟲子我雖然怕牠，我看見牠我繞著走，我也不會去踩牠的。

現在我老伴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好，如果他走道看見有蟲子，那天誰說，跟我說的，看著蟲子了，那些人就說踩死牠、踩死牠，我老伴說不要踩牠，牠也是生命。然後他拿個樹枝，把那個蟲子挑起來，給牠放到高一點的樹枝上，這樣的人們來回走路就踩不死牠了

。所以從一點一滴做起，我們學佛人最起碼應該有一顆慈悲的心、善良的心。你想你現在面對的這個小蟲子牠可能下一世牠就轉生成人了，你就變成蟲子了，所以你就想你做為蟲子的時候，你喜歡人家踩死你嗎？所以咱們一定要慈悲善良。過去我那麼怕老鼠，現在我能做到什麼？我要是在路上碰見被碾死的，就是被車壓死的老鼠，那過去我絕對不敢看，我得繞得遠遠的，我繞過去。現在我看見牠，我能千方百計的怎麼樣把牠那個屍體給牠挖個坑，給牠埋起來，不能讓牠在那個道上被壓死了，就碾一次又一次，都壓成扁了，看不下眼。所以這些個事情，就王翠明老師剛才給我們講這一段，也很重要。

你關心別人、關愛別人，那肯定你得到的是很多人對你的關心、關愛。我過去曾經說過，我說，你敬人，人就敬你；你愛人，人就愛你；你幫人，人就幫你。昨天你看這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嗎？我跟大家說，我沒有給我孫女念佛迴向。結果現在你看，這麼多同修在念佛，給這些要考學的孩子們念佛迴向，那力量遠遠超過我一個人的力量。另外你看文昌帝君老人家都給驚動了，都去幫這些要考試的孩子們。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心量拓開，要關愛所有的眾生。一切眾生離苦得樂是我們學佛人的使命，不要為自己，要為眾生。

我今天講的題目是「念佛求生淨土，早化淨土青蓮」。大家可能想，我這幾天講課的內容基本上不離念佛求生淨土，這就是我這五天的課的中心，就是要勸大家念佛求生淨土。今天講的第一個題目是選擇念佛求生淨土是第一等的大智慧。我說我們在座的都是大智慧，你可能說，我一個小凡人，我有啥智慧？錯！你真是大智慧，憑什麼？就憑你選擇了淨土念佛法門。咱們是有依據的，我一條一條跟大家說，你為什麼是第一大智慧，不單是大智慧，而且是第

一大智慧。我們是生在這個亂世，是不幸的，生在這個亂世人們都心無所依，迷茫、痛苦，非常可憐！但是就是在這個五濁惡世裡，我們聞到了佛法，聞到了淨土念佛法門，你又選擇了這個法門，所以你這一生成佛的機緣就成熟了，你說你難道不是第一大智慧嗎？是的！我在這裡肯定的告訴你們，我們各位都是第一大智慧。

舉這麼幾個例子來說明，佛經裡有這樣一段話，我把這一段話給大家讀一讀，「佛告父王」，這個佛就是指釋迦牟尼佛，「一切眾生，生死中念佛之心，但能繫念不止，定生佛前，一得往生，即能改變一切諸惡，成大慈悲」。這是釋迦牟尼佛對他的父王的開示，就是說，世尊勸他父王要念佛。你說這個法門如果是不好，那世尊能介紹給他的父王嗎？你說這個現在你恰恰就選擇了世尊介紹給他父王的這個法門，你說你是不是有智慧？這是第一個例子來證明你是大智慧。第二，文殊、普賢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我們現在也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你說你和文殊、普賢是不是等同，平起平坐？那將來我們也去西方極樂世界，文殊、普賢也在西方極樂世界，他們是我們的學長，我們是他的學弟、學妹，是同等的。我們的老師是同一個，都是釋迦牟尼佛。所以文殊、普賢這樣的大菩薩都選擇淨土念佛法門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和我們選擇的是一樣的，你是不是第一大智慧？這是第二個。

第三，觀音、勢至在西方極樂世界輔佐阿彌陀佛，接引緣熟眾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你說我們幸不幸運？你是不是第一大智慧？這次我們小羅居士往生，頭一天我知道是西方三聖來接引，我當時我記得電話裡我告訴小羅，我說妳就老老實實念佛，來接引妳的是西方三聖。我倆說的得到了印證，我說了，她看見了西方三聖。你看我知道西方三聖來接引，她自己親眼看到了西方三聖，而且西方三聖告訴她，妳現在行具足了，現在信願還有缺，所以她一旦那個

信一堅定，第二天就往生了。所以說觀音、勢至做為西方三聖，他時時刻刻在我們念佛人的身邊，也可能有同修偶爾的能看到觀音、勢至，多數同修看不到，看不到你也要堅定的信觀音、勢至隨時隨刻都在你的身邊，時刻等著接引你。這是第三。

第四，淨土宗的十三代祖師全都是給我們示現的念佛求生淨土，從一祖一直到十三祖，我們的十三代祖師全都是念佛求生淨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如果有那本書，我建議大家看看，你會更堅定往生極樂世界的信心。這是第四。第五，淨空老法師給我們做樣子，現在就在表演給我們看，你說我們相不相信自己是智慧？世尊告訴我們這個法門是最殊勝的法門，文殊普賢、觀音勢至都選擇這個法門，淨宗十三祖都是念佛往生極樂世界的，淨空老法師選擇了這個法門，而且在給我們做樣子。你說這些高僧大德、古聖先賢都選擇這個，恰恰就這個法門被我們選著了，你是不是第一大智慧？這是第五個。第六個，《淨土往生論》傳記中，念佛往生淨土的實例，很多佛友可能都看過這本書，那都是有實例的。

第七個，我們身邊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實例。就是我跟大家經常叨咕的，我說從二〇〇三年到現在，我接觸的送往生，應該是有七位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昨天，這幾天我也給大家講，我記得以前我給大家特別著重介紹了大雲奶奶往生的經過，你說不是奇蹟嗎？因為大雲奶奶九十七歲，所以我為什麼非常讚歎我們大雲居士，別看我們大雲居士屯乎乎，土裡土氣，跟我差不多，真是個好孩子。你看把公公婆婆送往生了，又把奶奶婆婆接到自己家裡去侍候、去供養，一直把奶奶婆婆送到西方極樂世界。所以我非常讚歎我們的大雲菩薩，我說妳是菩薩，是不是能做到這一點？大雲奶奶在她家，大雲說，奶奶，以後如果妳要有緣，我劉姨送妳往生，讓妳去見阿彌陀佛。老人家很高興。

後來是那一次我來香港是六月二十一號要啟程，大雲說，告訴我，劉姨，奶奶好像有點感覺，那怎麼辦？我當時都連思考都沒思考，我說妳回去跟奶奶商量，告訴奶奶，能不能等我幾天，我從香港回來老人家再往生？你說現在如果人家不信佛，這麼說那不開玩笑，那個人生死還由你定時間？因為當時我知道奶奶就是六月二十一號那天走，恰恰那天是我啟程上香港，那機票都已經定了，那不能再拖，怎麼辦？只好求奶奶老人家能不能等我幾天。後來大雲就跟奶奶說，說奶奶，劉姨要去香港見老法師，您老人家等不等我劉姨回來，再送您去見阿彌陀佛？奶奶說，等，就一個字。然後我就來香港了。我來香港以後，那次是待了一週時間，因為簽證就是七天。我是六月二十九號返回哈爾濱的，奶奶是三十號往生的。

你說這個時間誰給你計算的？你說神奇它也神奇，你說不可思議它也不可思議，而且奶奶走的時候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笑呵呵的。那個走太瀟灑了，就根本，就我送往生，看見這麼多往生的，最後多多少少得喘兩口長氣，奶奶一點沒有，所以我們就在她眼前盯著她瞅著，都不知道她啥時候咽的這口氣，沒看出來，特別快。因為當時，我去奶奶身邊的時候，我就覺得奶奶身邊沒有障礙，特清淨，就是換句話說，就是咱們大家老愛說的，冤親債主，老人家沒有，所以沒有人障礙她。我跟那個大雲說，我說大雲，去給佛頂禮，感謝佛力加持，我說去給眾生頂禮，感恩他們不障礙奶奶往生。這大雲就到佛堂去頂禮，前後也就三、五分鐘，這個時候就刁居士我倆在奶奶身邊，奶奶就側身躺著，瞅著我們，我們就告訴她念阿彌陀佛，老人家一直在念阿彌陀佛。後來刁居士拿一個阿彌陀佛的佛像，就是掛的那個，拎著，就立在奶奶那個前面，說奶奶，看阿彌陀佛。奶奶點頭笑，就這麼一笑的那一瞬間，就定格了，這就走了。所以我們不知道奶奶那口氣是啥時候咽的。然後大雲磕完

頭回來，我就示意大雲讓她看看還有沒有氣，大雲試試搖搖頭，又試試她這，大雲也搖搖頭，你說走得瀟灑不瀟灑？你說奶奶是活著走的還是死了走的？活著，老人家活著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

然後走了以後，那真是還逗我們玩，可開心了，就沒有說老人走了，就按咱們的話說死了，挺悲傷的，大家都樂樂呵呵的。所有去念佛給奶奶念佛人全高興，沒有悲悲切切那種感覺。因為有個好孫子，就是大雲的丈夫海林，說奶奶得弄個棺材土葬，結果三天之內把地方也找好了，把棺材也做好了，打一個大紅棺材，新刷的紅油。然後那天出的時候我們就半夜啟程，因為這個可能不太符合，因為都要求火化，我們不火化，那就得偷偷摸摸，所以我們半夜啟程，觀音菩薩灑甘露，下著雨我們就啟程了。到那個地方，因為它是農村，有山，種的水稻，那個棺材在山上等著，我們用這個紙那個棺材把奶奶抬過去，因為它那個水稻田不是一個小壟台、一個小壟台嗎？我們還不想踩人家的那個地，就都踩著壟台，你想六個大小伙子抬著這紙棺材，走這麼寬的小壟台，能踩住嗎，下著大雨？我們什麼都不拿，一踩還一禿嚕，結果踩得我們全都腳上都是泥。這麼這六個孩子抬著，這一下平衡沒找好，把奶奶從棺材裡掉水裡去了，就扣了。扣進去那水稻田，我就聽前面海林就喊，奶奶對不起，奶奶對不起。後來我們過去一看，老太太掉水裡了，撈出來吧！撈出來以後這臉也是水、也是泥，繡花鞋也掉了，也是水、也是泥。趕快小刁我倆就給奶奶一頓擦，收拾乾淨利索，完了又裝到棺材裡，我們又抬到山上去了。

抬到山上，我一看，我怕這海林這孫子心疼奶奶，我說奶奶這是考驗你們，奶奶說，逗你玩，我說馬三立說相聲有個叫「逗你玩」，我說奶奶說了，這幫小兔崽子你說把我弄水裡去了，說你們是不肖子孫。我一這麼一說，這氣氛就緩和了，要不那孩子們肯定非



常緊張。我說沒關係、沒關係，實際也是奶奶給大家表法。然後再說就弄在那個大木頭棺材裡去，那個衣服什麼的我們都給弄得板板正正的，就是那大棺材往那坑裡下的時候特別費勁。就是拿那個大繩子吊著，這麼往裡續，等把這個棺材續到地的時候，那奶奶頭就有點歪。因為她全身是柔軟的，面相是紅潤的，頭有點歪歪，這個陀羅尼被、這個衣服它就有點不那麼板正了。我就想最後得給老人弄得板板正正的，我也沒請示誰，我也不懂規矩，我就跳到那坑裡去了。人上面人說這不能進，妳怎麼跳那裡去了？那我不跳進去，我夠不著，棺材已經進去了，我只有跳進去，我才能給奶奶頭給正過來，把她衣服給弄好。後來事情完了以後，有些人說，妳這人這心也太大了，那死人待的地方，妳怎麼跳進去了？我說我先感受感受，我說到我那時候我還撈不著這坑。

結果她那因為棺材是新做的，新刷的那油，那油漆根本沒乾，所以那天好在我沒把這油漆抹在臉上，要抹臉上弄不掉，整得我手全是油漆，這褲子上也是油漆，我變成花花人了。回家以後拿那個什麼她們給我弄的東西才好不容易把它蹭掉。你說這個事，雖然把奶奶掉水坑裡，但是大家最後我一說把氣氛緩和了，又變成高高興興的了，你看多好。我說奶奶九十七歲老人家，給她的晚輩就是表的這個法，樂樂呵呵的念著阿彌陀佛走了，那你說奶奶上哪去了？肯定是西方極樂世界。不是這樣的，你說讓等就等？那怎麼日子掐得那麼準？我二十九號回去，奶奶三十號往生。那你說她要二十八號往生，我就送不上她了，就這麼準確。你看後來我自己又想，這玩意也不能跟別人說，跟別人說好像妳如何，我就尋思這往生還可以延長時間。如果要不是這樣，別人不知道，就包括大雲和小刁她們都不知道，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知道奶奶是二十一號那天走，但是這個事你看就解決了。所以我們信佛不是說我們搞迷信，我們如

何如何，有好多不可思議的事情不是說你製造出來的，你想像出來的，它就給你出現了，你信還是不信，那就在於你了。

你說我們說這個往生的實例，我說最後一個，第七個，不是往生實例嗎？我就給大家舉第一個我送往生是張榮珍，那個時候我是一點不懂的，從來沒有接觸過送往生，我不知道啥叫送往生，就是那個小宋居士打個電話說有佛友病了，想見見妳，我就去了。當時我記得張榮珍是在哈爾濱中醫院住院，第一次見面，她丈夫也在場。我進屋，按道理生人，你是不是得聽聽人家說啥，客氣客氣說幾句，好好養病，如何如何？我進屋就問第一句話，妳能不能放下？張榮珍說，大姐，我能放下，我要去西方極樂世界。這話是她自己說出來的。後來她走了以後，她丈夫跟我說，大姐，那榮珍哪會說這個話，她咋說的？他說當時我和他妻子張榮珍的對話，他說在他聽來就是黑話，他聽不懂，說妳們倆說的那是什麼黑話？她一句，妳一句的，平時我也沒聽她說。就是在那種場合就這麼問了。然後這個張榮珍第二天她就出院了，她告訴她丈夫，大姐說的話我聽明白了，我不攔醫院裡面住，我回家了。我沒有讓她出院，我沒說妳別住院了，妳回家，這話我沒說，第二天她自己出院了。從我第一天見她到她往生不是二十一天就是二十二天。所以我和送往生這個緣分真是都挺奇怪。所以張榮珍走的時候，可以說從我去見她，到她走，這二十多天，就是給她的家人表法，度她的自己的家人，因為丈夫和她的兒子都不信佛。

後來，我給大家就舉其中一個小片段，就是她走，我知道日子，最後這個日子從她自己嘴裡也說出來了，只有她和我知道，別人不知道。然後她走的時候，小宋領著做了一個，那不叫法會吧？我不知叫不叫，反正也是念佛，好像念經，很短的，時間不會太長的。當時我啥也不會，我就站隊伍的最後，就這個小法會搞完了以後

，這個張榮珍她兒子就跟我說，劉姨，剛才怎麼回事？我說怎麼的了？他說就是你們在給我媽唱的時候，因為當時我們都穿著海青，他說給你唱的時候，就窗台上的那三個人。因為窗台上立著西方三聖相，這麼大的西方三聖相，這樣似的，擱窗台那邊，是西窗戶，擱那立著。那個孩子，她兒子當年二十六歲，就指著那個相片跟我說，因為他不知道那叫西方三聖，他說劉姨，就窗台上那三人中間的那個人，他胸前有一個那個東西，希特勒的那個號，他說有個希特勒的那個號，就那個號，就是大大小小的，他就給我比劃，往外飛，當然不一定有聲，他就看，他說那個大的特別大，大大小小的。我說最大的你給我比劃比劃多大？他說最大的把整個天棚，就一個那個號就都布滿了。然後，我說你接著往下說，還怎麼的？他說你們就穿大褂的這些人，一個人給你們發一個。在當時在場的居士們可能二、三十人。

你看這個孩子他不信佛，他都不認識西方三聖，他把那說成是希特勒那符號，然後他就把這個場景說了，那你說是真的是假的？他編不出來，如果他要以前接觸過，可能他大腦思惟他編出來，他編不出來。這二十天真是一個法、一個法、一個法給你表，為什麼後來把丈夫和兒子一下度進佛門了？她那丈夫，可能是跟我比強，大概我倆畫約等號，可強可強的。那他要不親眼所見，能相信嗎？這一下子，她愛人往生，他說大姐，沒啥說的，這要別人跟我說，我認為是給我講神話，這我自己家的事，二十多天，我就在跟前瞅著，那可不是誰編出來的？你看你說這個往生實例度不度人？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小刁她的丈夫老齊。去了那麼多送往生的，積極要求送他往生，他就是不要。我還不會送往生，我去了，他從床上就坐起來了，兩個腿還搭拉著床還這麼搖晃著。那臉逐漸的往我這靠

，因為我倆就對臉了，我坐在地上有個小圓凳，他坐在床上，我倆面對面了，愈來愈靠近我，聲音不大，說了一句，大姐，送我一程。你看就把我相中了。然後相中了，我不會呀！那以前送張榮珍，都是小宋領著送，我就去負責念阿彌陀佛的，這程序我啥都不會。小刁送我到樓下，說大姐，看來老齊就得妳送了，來了好幾個他都没相中。我說刁，咱們哈爾濱有幾位送往生非常出名，我都給他推薦一個某某某。小刁說來過了，不行，老齊不吱聲，跟他說他也不睜眼睛。就這樣式的。我說我真不會，刁，我說不是我推辭，那樣吧，妳找人來送往生，履行那些程序，我一定來念佛行不行？小刁說好像不行。就這樣的，我就按著這個，一個任務吧，我就回去了。

回去我就跟我姐說，我說姐，怎麼辦？我就把這個事說了。我姐說，求佛力加持。你看我姐回答我，讓我求佛力加持。我天天早上磕頭，第二天早上我磕頭，我一邊磕，這回可不是擱心裡說了，就說出聲了，我說阿彌陀佛，快幫幫忙，我不會送往生，這要讓我去送，我給人耽誤了怎麼辦？然後就給我兩個字，妳會。我一看因為早晨我起來磕頭，我起來磕頭，佛堂就我一個人，老伴人家還擱那屋睡覺，我尋思誰說的？沒人，妳會。我還馬上返了一句，我不會。真是給人回過去，我不會，完了就沒消息。又磕了一會頭，這回出了四個字，有人幫妳。我尋思我認識人這麼少，誰幫我？我這回我沒回，沒說沒人幫我，這個我沒說，當時我心裡想，誰幫我？這是心裡的念頭。後來磕完頭以後，我就跟我姐說了，這個說告訴我會。我一說，我姐就說，說妳會妳就會。你看人家佛菩薩說我會，我姐還說，說妳會妳就會。我說還說有人幫我，我說誰幫我？我姐說，說有人幫妳就有人幫妳，到時候自然有人來幫妳。你說這整得我腦袋都大了，這怎麼辦？這是第二天，隔一天就告訴我老齊往

生的日期了，就告訴我，陰曆七月十八往生。我一算，告訴我那天是陰曆七月十四，你說這我一算還有四天往生了，你說我不著急嗎，我真不會？我去了我就跟小刁說，我想告訴她，老齊七月十八往生，這時候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就想告訴她。小刁說，大姐，妳別說，妳別說，我沒定力，妳說了我該惦念了。所以老齊往生這個事就我自己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這個我連我姐我都沒說。

然後我七月十六去給我爸媽掃墓，我告訴老齊，我說我請一天假，但是心裡不知道為什麼就那麼有底。就好像老齊七月十八往生，我七月十六去給爸爸媽媽掃墓，這樣什麼事都不耽誤，我就跟老齊請了一天假。這七月十六我就沒過去，七月十七我就把包揹上了，海青服拿著了，我姐說今天去咋背包？我說可能有用。實際我就想，我今天晚上就不一定回來了，去了以後，我一進老齊那屋，一開那門，人老齊擱床上躺著，就這樣雙手合十歡迎我，一看我一開門，馬上就雙手合十笑呵呵瞅著我。我走到他跟前，我說，老齊，昨天我沒過來，想我了沒有？我就跟他開玩笑，他就示意讓旁邊的人出去，就要跟我說什麼，我知道他想跟我說什麼，他不讓別人聽。然後他讓我把我耳朵放在他嘴邊，我就放在他嘴邊，他告訴我，大姐，我明天走。第二天就是陽曆的三十號，就是陰曆的七月十八。

你看只有我知道他往生的日子，你看從他嘴裡說出來了，只不過是我知道的是陰曆，他告訴我的是陽曆。而且他把時辰都告訴我了，比手指頭告訴我的，那個時候老齊我倆我覺得就是心通，因為有佛友在屋裡念佛，所以我們就不用語言溝通了，用眼神都能溝通。不用眼神，用心都能溝通，他要幹什麼、想說什麼，我知道，我想說什麼，他知道。如果他用眼睛一看我，我一瞅他，他就點點頭，意思就說大姐，妳知道我的意思了。就這樣，你說這種默契不是

佛力加持，它怎麼來的？所以說這種奇妙、這種不可思議，不親身經歷不會輕而易舉的相信的。我這個性格特點，如果不是我親身經歷的事情，我聽別人說最起碼我是半信半疑，但是這幾件事都是我自己親身經歷的。這是那個老齊。

再說那個張福瑞，我去年送的張福瑞。張福瑞病了以後，他是癌症晚期，全身擴散，他是到醫院做了手術，開開以後直接縫合了，就什麼東西都沒往外拿，沒法拿了，就回家了。當時他愛人就給我打電話，說劉老師，我丈夫病了，想請妳來看看他。我說那去了，讓我說真話還是讓我說假話？我說能不能說讓他求往生？她說不能，他現在本人不知道。我說要不讓我這麼說，我不去，我不能騙他。這樣就相隔了又隔了十天左右，他愛人又一次來電話，說大姐，這回妳來吧，他本人知道他是什麼病了。這樣我就去了，去了以後我倆的對話非常乾脆，直奔主題，你想不想去西方極樂世界？他說我想去西方極樂世界，大姐妳說怎麼辦我就怎麼辦，我一定去西方極樂世界。就好像我倆簽了合同似的。

然後從我見到他第一天到他往生，是四個月零一天他走的，在這之前我不是在紅博廣場繞佛嗎？他就病到那種程度，他去紅博廣場參加了三次繞佛。從他家八樓走下來，然後再到紅博廣場再繞佛，那個堅強勁，我特別讚歎他，那真是鐵錚錚的男子漢，咱不說他大英雄、大丈夫。最後第三次去參加繞佛，繞了三圈，拿個小馬紮，坐在那等著我。後來我問他，我說福瑞，如果你的陽壽現在還沒到，還有幾年時間，你怎麼辦？他說大姐，我不管有多少陽壽，我不要了，我就要阿彌陀佛來接我。我為什麼問他這句話？因為當時他愛人告訴我，說大姐，畢竟是夫妻一場，我還是不忍心，我找人給他算了。至於她找誰算的，我也沒詳細問，她告訴我，她說人家給算的說，說福瑞還有四年陽壽，就是現在不能走。我說那福瑞什

麼意思？她說我跟福瑞說了，福瑞沒吱聲。所以我就直接問的這個張福瑞，張福瑞就告訴我，不管我還有多少陽壽，我都不要了，我就等阿彌陀佛來接我。因為他這個大願從口裡一出，他發出來了，你說阿彌陀佛能不來接引他嗎？他當時就是兩條，一條，我一定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見阿彌陀佛，這是一；第二個就是提出唯一的要求就是，大姐，我走的時候希望妳來送我。我說好，我一定來送你。

所以你看這是往生的幾個實例，前兩天我說那小羅，這個幾個經歷，包括我那個四外甥女婿，唐亞茹的往生，活生生的事例就擺在這。昨天我說我那外甥女婿有兩個圓滿，後來回去大雲說，劉姨，妳說了一個，第二個圓滿妳沒說。我說那可能說哪個話頭岔過去了，一個圓滿是孝道圓滿了，他把我姐姐接回去盡孝，這個孝圓滿了；第二個他悌圓滿了，他兄弟之間非常和氣，他就有一個弟弟，哥倆相處非常好，什麼都不爭，什麼都依著他弟弟，真有一個哥哥樣，所以他孝、悌兩大圓滿。然後又聞到了佛法，知道了阿彌陀佛，他為什麼把兩張老法師的法身相都自己留下了，他沒捨得給我外甥女一張。所以我外甥女壓根不知道他有老法師的相，我沒說嗎？是他往生之後給他收拾衣服，才從他兜裡，那個本裡，發現裡面夾著老法師的相。你說這個因緣具足需要多長時間嗎？沒有多長時間，他就具足了。那他要是和老法師沒有緣，他不喜歡老法師，他能把老法師的照片夾在他那個本裡，恭恭敬敬的揣在上衣兜裡嗎？那肯定回去他就都給他媳婦就完了，沒有，一張也沒給。所以這個因緣具足，真是說一念之間可能你就具足了。所以對這個，你說我給大家說了這麼多條，不就是告訴大家，你選擇了淨土念佛法門，你就是第一大智慧，你就是今生成佛的機緣成熟了，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住。這一段我說沒說明白！

你說我們修學淨土法門，念佛求生淨土的同修，你問問自己，你求什麼？你給自己一個答案。我求的是，我也建議我們所有修學淨土法門的人，求什麼？求永遠的不生不死，那就是超生死、脫輪迴，就這麼一個大事，一個大事因緣。這個事，世間人沒有人有辦法來完成、來解決，只有佛有能力、有方法解決這個生死輪迴問題。現在恰恰我們遇到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殊勝法門，你能不能把這個機緣把握住？佛是義不容辭的來到這個人世間，幫助眾生解決生死輪迴問題。所以我們選擇這個法門，是善根、福德、因緣三個統統具足了。如果你有一種沒具足，你都不可以選擇這個法門的。因此我說你選擇這個法門，你是有大福報的人，你是第一等大智慧的人，你是成佛非常有希望，甚至說有把握的人。

第二個問題我想說說，什麼人念佛能往生淨土？咱們就直對主題，別拐彎抹角，因為時間有限。什麼人念佛能往生淨土？你自己對號，這幾條你具不具備。第一條，發菩提心、一向專念的人，念佛能往生淨土。因為這是彌陀的本願。你做沒做到這一點，關於發菩提心，我不會在這裡再說得太細，因為定弘法師已經說得不少了。我就簡單提這麼幾條，你對對號，那什麼是菩提心？高度概括一點，發心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親近阿彌陀佛的心是菩提心，而且是無上菩提心，這一條第一重要。簡單的說，願作佛的心，想作佛的心，就是菩提心。

第二個，真誠心是菩提心。你的心真誠不真誠？真誠心是菩提心的本體。真誠心，真則不假，誠則不虛，日常生活中要用真誠心去生活，你會活得很自在。別人用虛偽的心對我，我用真誠心對他，用心不一樣，果報不一樣。所以虛偽的人對人造不善業，將來果報在三惡道；用真誠心對人，將來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歡迎。真誠心對自己就是清淨，清淨就是不染，沒有污染。什麼東西



是染污？自私自利是染污、名聞利養是染污、五欲六塵是染污、貪瞋痴慢是染污，你這些染污你沾沒沾染？我們要把這些染污統統的丟掉，不要去沾它，你的心就清淨，清淨心就生智慧。

為什麼有人說我好像有點小聰明？我就覺得我心清淨了，我心不清淨之前亂糟糟的，我什麼都不知道。因為我心清淨了，所以說逐漸逐漸的就開點小智慧，現在只能說有一點點小智慧，我現在是從清淨心向平等心上在提高。平等心就是不分別，所以我現在分別心好像是我自己感覺愈來愈少了，不是說一點沒有了，沒有那麼徹底，我現在是平等心愈來愈多一點了。我現在可以那樣說，我沒有傲慢心，沒有一個人是我瞧不起的、我看不上的、我討厭的，沒有。我沒有嫉妒心，我希望大家都比我好，我希望你們都先我成佛，這是最真誠的希望。所以你自己沒有嫉妒心，也沒有人障礙你、嫉妒你，這是相輔相成的。所以我們要，昨天我重點講，為什麼要告訴大家，千萬不能有嫉妒心？用真誠的愛心，清淨平等的愛心，覺而不迷的愛心，待人接物，這就叫發菩提心。這是第二個，真誠心是菩提心。

第三個，不捨眾生的心是菩提心，也叫迴向發願心，就是不要光顧自己。有人說劉老師，妳不是說要先成就自己嗎？這個一點不矛盾，就是你成就了自己，你不要忘了眾生，不是回西方極樂世界去享受的。你要把淨土法門、把《無量壽經》介紹給你周邊的一切有緣眾生，你就是在做這件事，你就是有不捨眾生的心。我們學佛在平常上用功夫，不是非得搞什麼驚天動地的，我幹了一件什麼什麼大事，不是那樣。實際對我來說，我就覺得全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你的一言一行都是在表法。我這一個老太婆你說我能做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沒有。所以在這些小事上去發心，那也是發菩提心。菩提心是什麼？就是這個真誠、清淨、平等、正覺、慈悲，這大

家都知道，起心動念如果你與這個相應，那你就是發菩提心。所以你的菩提心要發不出來，念佛不能往生，這個昨天定弘法師講課的時候也一再說這個事情。這是第三個，不捨眾生的心是菩提心。

第四個，什麼是菩提心？真正覺悟的心是菩提心。那大家又問了，什麼叫真正覺悟的心？真正覺悟的心就是真正覺察了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六道可畏，一心一意要離開六道、離開十法界，這是真正的覺悟，這是菩提心。就是一定要在這一生當中解決生死輪迴問題，回歸淨土、回歸自性，這是真正的菩提心。這是菩提心，我就簡單列舉這四個類型，更詳細的看定弘法師講的關於這方面內容。昨天因為定弘法師時間緊了，我覺得這部分內容很重要，他還沒有完全講完，以後有機會會再給大家講的。這是第一點，什麼人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發菩提心、一向專念的人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第一條。

第二條，信、願、行三資糧統統具足的人，念佛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第二條三資糧要具備。這個信、願、行一定要是真信、切願、力行，三者缺一不可。在信的前面加個真字，在願的前面加個切字，在行的前面加個力字，你就想這個信、願、行，你做到哪個層次了？所以這個也提供給大家做為參考。你想想信、願、行就像那個三足鼎立似的，它缺一不可，缺哪一個你也往生不了極樂世界。你看小羅往生前，菩薩告訴她，妳行夠了，妳信願還不足。所以她把信願補齊了，就往生了。我們念佛求什麼？不是求升官發財，也不是求健康長壽，也不是求榮華富貴，我們求的是念佛成佛，這是我們唯一的一個求。你真信、切願、力行都做到了，佛加持你，你經教也加持你，理論也加持你，方法也加持你，你得到的是方方面面的加持。你依照這個理論方法去做，效果肯定現前，那個效果當然就是成佛的效果。這是第二個，怎麼樣能往生的？信願行三資

糧具足。

第三，老實、聽話、真幹的人念佛能往生淨土。從古至今，古聖先賢、祖師大德給我們留下的實際成佛的妙招就這六個字，關鍵是你能不能做到？什麼叫老實？咱們給它具體點，你讓你有點抓撓。老實就是一門精進，長時薰修，對我來說，我就認為老實就是這個。你今天想學這個，明天想學那個，今天去拜這個師父，明天去拜那個師父，這就叫不老實。這一條前兩個字你就沒做到。所以你認準了一門，你就一門精進，而且要長時薰修，認準這條道了就堅定不移的走下去，不達目的絕不罷休。今天張三，明天李四，朝三暮四的人，你念佛也往生不了。你別又到時候你埋怨佛，你說佛菩薩說話不算數，我也念了，不說念佛就往生嗎？我也念了，我為什麼沒往生？你看看你這條，老實你做沒做到？

第二，聽話。聽誰的話？聽佛菩薩的話，聽老師的話。按照佛菩薩的教誨、老師的教誨依教奉行，這就叫聽話。你別一會聽這個的話，聽那個話，你聽的人太多了。咱們集中點，你就聽釋迦牟尼佛的話，聽阿彌陀佛的話，聽老法師的話，咱們把目標弄得更確切一點。我是就這麼聽的。如果你說我要選擇我聽別人的，那你有選擇的自由。

第三，真幹。什麼叫真幹？就是真的接受人的磨鍊、事的磨鍊、物的磨鍊，一句話，你得經過魔考，考驗。昨天我跟義工同修說的那一段，我說過去聽老法師說那個魔考，一開始我都寫成那個磨刀石那個磨，下面是石字，後來老法師說實際這個魔考這個魔，應該底下改成鬼，這個魔。實際這兩個磨（魔）都有，你說磨礪、磨鍊，是不是？這魔對你的考驗也是多多的，但是怎麼樣認識這個問題？我就覺得佛外也沒有魔，魔外也沒有佛，無所謂什麼佛與魔。我這個認識我不知道對不對，我就直接告訴大家，大家可以提供給

你們參考，我說佛也是魔，魔也是佛，怎麼的？手心手背。調過來佛，調回來魔，在於你的一念，你認為他是佛他就是佛，你認為他是魔他就是魔。你比如說你就看這個人不順眼，你要念頭轉變了，你看這人他就是佛，你看佛能不順眼嗎？是不是？你要是看人家不順眼，人家是佛，實際你不認識人家。所以這個東西就在於你這個一念，就是要經過磨鍊。

我這二十年學佛的時間，種種的磨鍊基本上經歷了，就像那個跳障礙似的，我是跨一個障礙，往前跑一段，在那個障礙面前障住了，使使勁又跨過去了。現在我覺得剩下的柵欄子好像不是那麼太多了，到最後一個障礙我跳過去的時候，那下面就是衝刺了，回家了。這個歷程應該說也很痛苦，真是一種磨鍊，磨鍊得你都要尋死上吊，你說那個磨鍊到什麼程度了？但是現在你看我過來了，過來回頭一看就想，那都算啥事？根本就不是事。因為當時自己的境界低，就把那小事也變成大事了，沒事自己也找事了，那事是哪來的？是妳自己感召來的，妳自己找來的。「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你自己是庸人，你就自擾。

老實、聽話、真幹的人是真正的念佛人，我為什麼老提這個真，真正？這是一個分水嶺，你真，你就誠；你假，你就不誠，所以我就很著急，我就得強調這個真字。他們是「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你說是你老纏繞著那萬物，還是那萬物纏繞你？別把它弄顛倒了，是你纏繞人家，沒人纏繞你，是你障礙自己，沒有外面的障礙你。你把這個理念搞清楚了，你就不怨天、不尤人了，一切從自身來找毛病。這是我給大家列舉了幾條，就是什麼樣的人念佛能往生，就這三條。

下面我想說說，哪些人念佛不能往生？那你大家一翻過來，對照這前三條就好對照了。我上面說了這幾條，那就是不發菩提心的

人，念佛不能往生。有的人說，劉老師，我就是發不了菩提心。那沒辦法，你就是發不了菩提心，你就往生不了，可能你的緣還不成熟。第二是信、願、行三資糧不具足的人，念佛不能往生。第三條是不老實、不聽話、不真幹的人，念佛不能往生，和前面對應，朝三暮四的人念佛不能往生。除此之外還有幾種念佛人不能往生，我也簡單的給大家提一提。

第一種人是有信，但不願求生極樂世界，就捨不得這個娑婆世界，這個叫什麼？叫缺願。信願行，他願缺了，雖然他信佛，但是他不願求往生，這是一種。那就是說留戀這個世界，這個叫願不切，或者是這個願還缺。另一種是雖然也想去，但是不能依教奉行，說我也信佛，我也願意去極樂世界，但是就行就做得不好，不能落實，這個叫信願行缺行。三足鼎立，三足又缺一個腿，這個也不行。以上這幾種雖然念佛，不能往生淨土，這種人叫非器，就是我告訴你，你就不要埋怨了，說念佛就能往生，我也念佛了，我怎麼就沒去了？你不要埋怨了，你對對號，你缺哪一個？現在如果你知道缺哪個，趕快補。這是第二個大問題。

第三個大問題我想說一說，怎麼樣念佛才能求往生？所以同修們注意聽我講的課，你就不用提條子了，把你那個問題一個一個提，實際我講的要點問題基本都在裡面，你都能找到答案。怎麼樣念佛才能求往生，才能求生淨土？提起這個念佛，很多同修都說念佛誰不會？就是念。這個念和念是有區別的，你怎麼念？昨天我不是講了嗎，你是真念，你還是會念，還是不會念？這個分別很大，你要是不會念，你一天念十萬聲佛號一點意義沒有；你要是會念，可能你幾句佛號都起老大作用。至於怎麼念，怎麼叫會念，怎麼叫不會念，昨天我講過了，以後出光盤，大家再仔細推敲推敲。根據我周圍接觸到的同修，我的感覺，不是我不謙虛，好像是會念的人比

較少，不會念的比較多。會念是用心念，而且是用真心念，不是用妄心念，不會念的是用嘴念，就這個區別。你看看你是用心念還是用嘴念？用心念就是心是定的，什麼事情都干擾不了你。用嘴念是嘴裡叨咕著，我為什麼老說叨咕這個詞？那就不叫念，是嘴裡叨咕著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實際心裡想著好多好多雜七雜八的事，你這個就是不會念佛。

我是怎麼樣念佛的？我把我念佛的方法，我怎麼念佛的，我為什麼現在心比較清淨了，那我既然來了，我就不能保守，我告訴你們，至於適不適用，你們參考，你們自己選擇。我總結這麼幾條，第一條，心要乾淨，心要乾淨這個詞四個字說起來容易，做起來也不容易。我這裡如果要是不用乾淨，就是心要清淨，那我再說得更具體點，我說我心要乾淨，就是沒有雜質，讓它清涼涼的，這就是通俗易懂了。乾淨是什麼意思？沒有垃圾，這就叫乾淨。裝什麼？裝阿彌陀佛。我心這個乾淨的過程我給大家學一學。

我去廣州前不是累病倒了嗎？為什麼累病了？一個是來訪的佛友太多，沒有時間休息。第二條，那個時候我不會處理這個問題，我裝了好多好多垃圾，佛友們來向我這傾倒垃圾，我全給收來了，我排解不出去，我覺得我特別累、特別痛苦。所以後來沒辦法，逼得我，也可能阿彌陀佛教我那辦法，那你就說，我就給他設計一個垃圾筐，垃圾筐帶蓋的。沙發這頭坐著佛友，這頭坐著我，面對面，他瞅著我，我瞅著他，他一邊瞅著我，一邊傾倒他的垃圾，我心裡加個意念，垃圾都到筐裡去，我這邊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但是我不敢閉眼睛，妳閉眼睛不尊重人，人家跟妳說話，妳把眼睛閉上。我睜著眼瞅著他，我心裡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是他那些垃圾就嗖嗖嗖全都跑到垃圾筐裡去了，我這邊沒接受。沒接受，他說完了，或者他說累了，那垃圾筐的蓋自動就蓋上了，就走了。所以垃

圾和我沒關係。這個方法挺好的。

這個就告訴你什麼意思？你別把別人倒給你的煩惱你都收了又變成你自己的煩惱，你怎麼能收？你比如人家一說，張三如何如何，你就說可不是咋的，我看也是這麼回事。或者是你再給添點油、加點醋，人家說某某法師如何如何，你說那真是沒修行，如何如何。你這個他的垃圾就夠多了，跑你這一說，你都收到你這裡了，你說你那個垃圾筐都裝得滿滿的，都直往外冒了，你能清淨嗎？所以後來我學著這方法，我不收垃圾，我這個容器裡我就裝阿彌陀佛。那我不跟大家說，有一次他說完了，問我，劉姨，我剛才說那事怎麼辦？我眼睛瞅著他，我說你說啥了？你再說一遍，我沒聽著。他說，那妳瞪眼瞅我，妳咋沒聽著？我說我心裡念阿彌陀佛，後來我也跟他說，我說你那些垃圾都攔筐裝完都走了，沒到我這來。因為比較熟了我就這麼跟他說。所以我說這個心要乾淨，裝阿彌陀佛，不裝別的，不要讓別人的垃圾跑到你這裡來佔阿彌陀佛的位置，你那樣會消耗能量。

不說這個心乾淨嗎？我把我自己的心概括了十條，就我的心是什麼樣。我挺喜歡我這十顆心，然後我把我這十顆心也介紹給你們，希望你們人人也都有這十顆心。你說是詩也不是詩，反正挺順溜的。這個名就叫「我的心」，然後下面就具體說，說「我有一顆娃娃心」，那娃娃就小孩，天真爛漫的意思，我是這麼理解的。「我有一顆娃娃心，童心童趣到如今」。我從小降生到現在六十八年了，好像我這個心一直是童心，就是兒童的心，沒長大，你就現在我學生跟我說，老師，妳現在去教幼兒園都不合格了。我說為啥？他說幼兒園小孩想的都比妳複雜。所以我就想，你說我是不是一顆童心？所以我很喜歡我這個娃娃心，這是第一個心。第二個，「我有一顆水晶心」，你看大家都知道水晶什麼樣，我就覺得我那個心是

水晶一樣透明，「玲瓏剔透能照人」。這是第二個心，我有一顆水晶心，玲瓏剔透能照人。這兩個心了，第一個娃娃心，第二個水晶心。

第三個，「我有一顆包容心，時時處處諒解人」。大肚能容，最近我覺得我胖了，沒胖別的地方，胖肚上去了，也可能讓我大肚能容，容得更多。所以這個包容心很重要，別那麼小肚雞腸的，人家說你一句話臉紅了，不高興了，記仇了，我啥時候得找個機會報復報復你，我沒有。所以我就這個我時時處處諒解人，別人對我怎麼樣，無所謂，是不是？這是我學佛了，我就更懂了，那可能哪生哪世你就是這樣對待人家的，人現在見著你面了，回報回報你，給你消消業，你說你還不感謝人家、還不諒解人？那對嗎？善人、善知識，阿彌陀佛。我現在凡是對我傷害的人我都覺得是阿彌陀佛給我派來特使，你這樣你說能不諒解他嗎？第三個心了，包容心。

第四個，「我有一顆真誠心，真誠待人不欺人」。我從來不欺騙人，我也不欺負人。我有一個什麼特點？這小刁和大雲在我身邊她們都非常熟悉了，愈是你個低層的、基層的那個弱勢群體我愈關心。我從來不高攀，你多大的官、多大的權、多大的勢，好像在我這掛不上號。就是那個基層的群眾他們有什麼難處我要看到了，我心不忍，我有多大能力，我幫多大能力。我過去在省政府工作那一段，有很多時候人家都說，我手裡有權不會用，用顛倒了。你比如說，我那一段做省減負辦主任的時候，負責的工作就是減輕企業負擔，那減輕企業負擔就涉及到很多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那不治理三亂嗎？那你說我為不為企業服務？而且這方面事往往都和政府機關部門一些實權部門有連帶關係。那遇到問題，狀子告到我這了，我去處理這問題，一個非常方便的方法我怎麼辦？到這肯定都各級政府接待，聽他們一匯報，這問題就是一處理就完了。但是我



一定要聽企業他們的匯報，看看他們怎麼說，說得有沒有道理，如果說企業說得有道理，我一定站在企業這一方面。

為什麼後來有人羨慕我這工作？他們說我這個工作是肥缺，讓我幹瞎了。一說要幹這個工作，要會幹，早都這個，發了。後來有幾個老處長、老大哥問我，素雲，啥時候退休？我說你們都比我大，還沒退，為啥讓我退？說我們等妳那個地方，妳退休給我們倒出來，我們去幹。我說為什麼？他說妳不會幹。說我不會幹，佔著這個地方，肥缺白給妳了。我說你要這麼說，我非佔著不可，我要給你們了，你們要像你們那麼幹，非進去不可，就是這樣的。你對那個基層的，那些窮苦的人，不要瞧不起他。為什麼我們家裡的親戚那麼多窮親戚，他們都對我那麼好，就是他們來了以後，我從來不瞧不起。不說來窮親戚了，我不高興了怎麼的。我都熱情的，我倒不會做什麼好吃的，但是我能盡我全力我去做，缺啥少啥的，我沒錢我出去借我也得幫他們，就是這樣。

比如舉個例子，有一次我在省政府那時候工作，晚上下班了我就看見一個婦女領著一個十來歲的小男孩就站在那個，那個省政府不有小兵把門嗎？就站在那個崗樓旁邊，凍得哆哆嗦嗦的，那天下著小雨。我說你們兩個幹什麼在這站著？那個女的說，我來告狀，我想找我的親戚，找不著。我說妳親戚是誰？她一說，正好這個人我認識，我說好好，我幫妳找，但是因為晚上下班時間，我跟他聯繫不上了。我說那樣，妳上我家去住，明天我帶著妳來找。她說我就不去了，上妳家裡不方便。我說那樣，我給妳安排個旅館。我就給他們娘倆找個旅館，告訴旅館的服務人員，我說給他們娘倆煮熱乎乎的麵條。因為挺凍得慌的了，讓他們倆吃飽吃暖，然後給他們安排一個房間，我說明天早晨我來給他們結食宿費。然後娘倆安排完了，我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我就起早，我就到旅館裡去給他們娘倆安排這個吃飯的問題，把食宿費都給結了。上班我就帶他倆上我辦公室，我一給她那個親戚打電話，人親戚就一口拒絕了，說我不認識。這我就傻眼了，你說她說某某某是她親戚，我一打電話人家說不認識。我說人家說不認識，她說他怎麼不認識？我說那妳跟他說。她就跟電話說，人那邊就一口咬定我不認識妳。這個女的就哭了。撘了電話我說妳別哭，他不認識妳，還有我，我認識妳。我說妳幹什麼來了？妳跟我學學。她說我有個什麼什麼事，我來告狀，要上那個信訪辦，人家不接待我。我說那好，我領妳去。實際信訪辦這個人我也不認識人家，政府那麼大，人那麼多，尤其我又不好交往，你說我能認識什麼？但是沒辦法，我說我領妳去，我就去了。

這回我可會拉關係、走後門了，我見著人家這個信訪辦主任，我這笑臉相迎，我說某某某主任，我有個事想求您幫幫忙。這回我可跟人說好話了，我說她什麼事什麼事，請您給想個辦法幫她解決，她這麼困難，從青岡來一趟也不容易。那個主任還真挺好，說好，這事我來辦。因為他老看我那個大照片，擱省政府掛著，他告我，他說劉主任，我認識妳，大照片擱那掛三年。你說掛照片是不也好，也起作用了，要不他不認識我，他還不幫我忙。這麼的他就幫我忙，他說我給妳們縣政府的那個信訪辦寫封信，提出我的處理意見，妳拿回去就好使。你看咱們是舉手之勞，就給她解決大問題。然後我說好好，你給寫封信。他寫封信，裝個信封，我千恩萬謝的，表示對這個主任的感謝。我就把這娘倆又領到我辦公室，我說在這，中午在這吃完飯，我把妳們送到車站，坐上回家的汽車。

中午我上我們省政府食堂，我們政府食堂大包子又大又好吃，我給買了十個大包子，我說夠不夠妳娘倆吃？她娘倆就坐在我辦公室把包子吃，那十個吃不掉，那大包子可大了，我說剩下的拿到路

上餓了再吃。我這是窮嗖嗖的，我平時兜裡也沒錢，這送上車這沒錢起票，我就上我們集體辦去找那個盛處長，我說盛，有沒有錢，借給大姐點？他說多少？多少？我說隨便，你有多少給我拿多少。他掏了兜，說大姐，我就五十塊錢。我就問問這個媽媽，我說五十塊錢夠不夠妳倆回家？她說夠了。我說行，小盛，你就把這五十塊錢借給我。我就借到這五十塊錢，把這娘倆送到車上。我說能不能找著了？她說這回能找著，下了汽車就是離我們家不遠了。回去了，我告訴她，給我個信，如果這個問題處理完了，妳告我一聲，省我惦念，要沒處理完，我說妳再來找我，我再領妳找。就這樣把娘倆送回去了。隔了一週時間，給我來了一封信，告訴我解決完了。

你說我就想，咱們這些無論是小官也好，大官也好，能為老百姓辦點實事，能不能咱們實實在在的為他們辦點事？穿得那麼襤褸不堪、埋埋汰汰，到我們這大衙門口，說實在心裡都膽突突的，我們能不能給他們個笑臉，讓他們體會到溫暖？所以昨天中午吃飯的時候，有兩位同修可能也是政府官員，跟我說了幾句。我說有時候我就想，因為你看無論是省政府、市政府，你上班的時候第一眼看見的是國旗、國徽，完了就是那個大牌子，非常醒目，像我們黑龍江就是黑龍江省人民政府、哈爾濱市人民政府，我說他咋不把那人民兩個字去掉？是吧，那就寫黑龍江政府、哈爾濱政府不就完了嗎？它重點是在「人民」那兩個字上。你不要把那兩個字給丟了，那你做為一個國家的公務員，公務員什麼意思？為群眾辦事的，為老百姓辦事的、服務的，這叫公務員。那你做為人民政府的公務員，你履沒履行你的職責？

所以有人問我，那時候問，說妳調省政府工作了，多麼自豪、多麼驕傲，妳一進大門什麼感受？你看來來往往的人都看著我們進省政府大門了，有沒有自豪感？我說沒有。他說妳什麼感受？慚愧

。面對國旗、國徽，我覺得對不起人民，我沒有為人民做什麼貢獻，我覺得心裡慚愧。他們說妳真是另類。我說說我另類就另類，我真實感受就是這樣，我沒有說我進到省政府大門面對國旗、國徽，面對那一些行人的注目禮，我感到多麼驕傲、多麼自豪，我比你們強，你們都進不了省政府，我能進省政府。我在省政府工作二十年的時間，沒有這樣的感受。這就是我最真實的感受。所以我說一定要有一顆真誠心，尤其對比我們困難的要伸出援手，人家已經就是高官厚祿、大富大貴了，你還顛顛送這個、送那個，我說那東西用不著吧！所以我主張多雪中送炭，不說錦上添花不對，錦上添花也好、也對，但是如果這兩者同時存在讓我選擇，我肯定選擇雪中送炭，我不選擇錦上添花。

第一節課的時間到了，就說到這，待會繼續說，好，謝謝大家。